

中國儒家 心理思想史

上冊

人文社會科學叢書 國立編譯館 主編

余書麟 著



心理出版社 印行

中國儒家心理思想史(上)

余書麟 著

中國儒家心理思想史（下）

余書麟 著

一般教育系列②⑥

中國儒家心理思想史（上）

作者：余書麟

主編者：國立編譯館

著作財產權人：國立編譯館

編輯主任：蔡幸玲

執行編輯：金薇華

發行人：許麗玉

發行者：心理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63號4樓

電話：(02)7069505

傳真：(02)3254014

郵撥：0141866-3

駐美代表：許麗美 (Lisa Wu)

通訊處：171 Burns Ave.

Lodi, NJ 07644

U.S.A.

Tel : 201 546-5845

Fax : 201 546-7651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963號

印刷者：普賢王印刷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：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

定價：新台幣 850 元（全套二冊不分售）

■有著作權，翻印必究■

ISBN 957-702-095-X（一套）

ISBN 957-702-096-8（上冊）

一般教育系列㉔

中國儒家心理思想史 (下)

作 者：余書麟
主 編 者：國立編譯館
著作財產權人：國立編譯館
編輯主任：蔡幸玲
執行編輯：金薇華
發行人：許麗玉
發行者：心理出版社有限公司
社 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63號4樓
電 話：(02)7069505
傳 真：(02)3254014
郵 撥：0141866-3
駐美代表：許麗美 (Lisa Wu)
通 訊 處：171 Burns Ave.
Lodi, NJ 07644
U.S.A.
Tel : 201 546-5845
Fax : 201 546-7651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963號
印 刷 者：普賢王印刷有限公司
初版一刷：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

定價：新台幣 850 元 (全套二冊不分售)

■ 有著作權，翻印必究 ■

ISBN 957-702-095-X (一套)

ISBN 957-702-097-6 (下冊)

作者簡介

余書麟

學歷／國立復旦大學教育學士

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研究

經歷／四川——省立教育學院社教系教授兼教務主任，邊疆建設研究室主任，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育系教授

台灣——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，訓導長，中等教育輔導處副主任

新加坡——南洋大學教育系教授兼代主任（師大休假期間）

著作／邊疆教育建設之途徑

老子的教育觀

先秦教育思想

國民教育原理

教學原理（上下冊）

中國教育史（上中下冊）

國民教育與憲法

國民教育和人口問題

國文教學法

HW4/03

【2 中國儒家心理思想史】

各科教材教法研究

國民教育權

中國教學法史（上下冊）

中國儒家心理思想史（上下冊）

親職教育

譯著／教育行政學（安藤堯雄著）

完人的教育（Education of Good Men by M.L. Jacks）

自序

心理學本極古之學，原屬哲學範疇，士林稱曰形而上的心理學。西洋如此，中國亦如此。演至近代，始脫離哲學而自立門戶。

或謂人類自呱呱墜地，即開始享受低級精神生活，以笑表現喜悅之情，用哭呈露悲痛之感。凡是刺激感覺器者，無不足以引起其心理上之反應。降至近代，從事研究心理瞬息萬變現象者，一變而為實驗心理學。時至今日，科學愈昌明，實驗愈精進。學長鄒子曼支教授，生前時相過從，共感實驗心理學，仍不足解決精神萬變之心理問題。即宇宙真理，亦非實驗所能窮究。況我國儒家心理思想，某些部份與今心理學旨趣鏗合者多，即新論未必勝前賢也，故形而上的心理思想，實有與實驗心理學並駕齊驅，期收相輔相成之效。

我國心理資料，散見於我國典籍及各種文獻，埋藏數千年而無人發掘。我國心理學者，鴻論巨著，積案盈箱，窺其內容，盡是西方心理論述，俗謂「舍己之田，而耘人之田。」是也。愚不揣冒昧，編撰中國儒家心理思想史，生起讀者研究中國心理學之興趣，期能拋磚引玉，獲致空谷回音，十餘年後，或稍有成，以助吾人修正行為之方法，以開闢成功之途徑，不再生起「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」之怪象。

儒家以孔子為宗，《論語》為心理思想根源，言儒家心理思想者，亦必以孔子為嚆矢。

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！」（《論語：學而》）

子曰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（《論語：雍也》）

由於愛好，故時習；由於時習，大有所獲，故心情愉快。好之者之「好」，是愛好；樂之者之「樂」，樂此不倦。二則引文，均與心理學上所言之興趣相倫也。

子曰：「柴也愚，參也魯，師也辟，由也嘑。」（《論語：先進》）

子曰：「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，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蕩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」（《論語：陽貨》）

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？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」（《論語：子路》）

子曰：「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慳慳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」（《論語：子罕》）

上文係言性格類型，即氣質之性，此即今之類型心理學也。孔子言心之處不多。孟子引夫子之言曰：

「操則存，舍則亡；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」（《孟子：告子》）

孟子加上一語曰：

「其心之謂乎？」（《孟子：告子》）

從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」二語觀之，則心爲一不安分之活物。
孔子警惕人曰：

「操則存，舍則亡。」

孟子之所以重操存以養心也。

孔子對認知態度，極爲嚴謹，如：

子曰：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。」（《論語：爲政》）

此與心理學之知識論相若也。

孟子一生以闡揚孔學爲志職，見之於《孟子》書者多矣。言性言心，頗具卓見。如：

「有楚大夫於此，欲其子之齊語也。則使齊人傳諸？使楚人傳諸？曰：使齊人傳之。曰：一齊人傳之，衆楚人咻之，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莊嶽之間，數年；雖日撻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」（《孟子：滕文公篇》）

此孟子之社會心理思想，其與今社會心理學言者，完全鑲合。

「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茫茫然歸，謂其人曰：『今

日病矣，余助苗長矣。』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……
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」（《孟子：公孫丑篇》）

此孟子之發展心理思想，若逆其發展順序，則戕賊人類心身，其所言者，又與今發展心理學之主張，復又一致。

春秋戰國時期，思想自由，百家爭鳴。儒家怪物荀子，其於人性看法，與孟子道性善處於針鋒對抗態度。對情欲之意見，亦復相左。荀子之心理學，較前儒已趨於縝密，《荀子》書中言之詳矣，若與當時西國心理思想比較，並無遜色之處。

「人之性惡，其善者偽也。」（《荀子：性惡篇》）

其駁斥孟子性善曰：

「是不及知人之性，而不察乎人性之分者也。凡性者天之就也，不可學，不可事。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，人之所學而能，所事而成者也。不可學，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。可學而能，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，是性偽之分也。（《荀子：性惡篇》）

人性雖惡，但可化性起偽，此最令人鼓舞之事也。情欲一事，孟亦稍異。孟主寡欲，荀主節欲。試觀二氏之言曰：

孟子曰：「養心莫善於寡欲！」（《孟子：盡心篇》）

而荀子反對去欲、寡欲，以宋子「情欲寡少之說」不合心理之事實需要而予以抨擊。其言曰：

「凡語治而待去欲者，無以導欲而困於有欲者也；凡語治而待寡欲者，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。」（《荀子：正名篇》）

荀子以「欲雖不可去，求可節也。」（《荀子：正名篇》）然則何能節欲乎？曰：心也。其言曰：

「心之所可中理，則欲雖多，莫傷於治……心之所可失理，則欲雖寡。奚止於亂。」（《荀子：正名篇》）

荀子書中散見於各篇者，其言心理論、認知論，性論等，多未前儒所少言，欲知其心理思想者，可詳讀其書也。

仲舒論性，反對孟荀極端之說，持反對之態度，彼以性無善惡，可以爲善而非善，可以爲惡而非惡。故曰：

「性者，天質之樸也；善者，王教之化也。無其質，則王教不能化；無其王教，則質樸不能善。」（《實性篇》）

其於情，則以陰陽釋之。故曰：

「身之有性情也，若天地之有陰陽也。言人之質而無其情。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。」（《實性篇》）

仲舒將人性區分為上中下三等，用常態分配法，上等下等佔極少數，惟中等之性包括人類全體，故教育側重於大多數者也。

賈誼兩任太傅，以其親身體驗，教育應重視教育環境之布置。故曰：

「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，固明孝仁義理，以道習之，逐去邪人，不使見惡行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，使與太子居處出入，故太子迺生，而見正事，聞正言，言正道，左右前後，皆正人也。夫習與正人居之，不能好正，猶生長於齊，不能不齊言也。習與不正人居，不能毋不正，猶生長於楚，不能不楚言也。」（《漢書：賈誼傳》）

上文頗與《孟子：滕文公篇》孟子與戴不勝所言者類似。此為社會心理學所言社會制約之功用也。

荀悅擅長史學，其論人性，非僅反對孟、荀絕對論，且亦反對子雲善惡混之折衷說。荀悅與眾不同，主張相對與分析。曰：

「有三品等，上下不移，其中則人事存焉爾。」（《申鑑雜言》下）

此種見解，仍襲孔子「性，相近也；習，相遠也。」及「上智與下愚不移」之說，無新創意。

漢魏劉劭《人物誌》一書，為中國類型心理學或性格心理學較先儒有系統之著，大受國際心理學者之重視，讀者欲知其詳，試讀劉著可也。

隋祚甚短，記載欠豐，茲以仲淹爲代表。仲淹自命仲尼之徒，以闡揚聖學爲志職，《文中子中說》仿《論語》，以一字或二字評其門人氣質，在專章編製簡表，讀者易曉，得知仲淹類型心理思想梗概也。

唐代尚文，言心性之學者鮮矣。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豪韓愈，將人性分三品等，但其涵義，則與荀悅稍異，《原性》文中可見之矣。其於個別差異之適應，使人無棄才。曰：

「玉扎丹砂，赤箭青芝，牛溲馬勃，敗鼓之皮，兼收並蓄，待用無遺者，醫師之功也。」（《進學解》）

上文所言各物，均係廢料棄材，兼收並蓄，待用無遺。影射人類無論如何愚笨，若有良師，亦可成器，仍有待用之時，所謂「天生我才必有用」是也。韓退之所言，講求個別差異適應臻於極至之說，未有踰於此者，此夫子「有教無類」之涵義也。

周濂溪分性爲五，曰：

「剛、柔、善、惡、中而已矣。」（《通書：師》第七）

養心之法，則與孟子不同，其言曰：

孟子曰：「養心莫善於寡欲，其爲人也寡欲，雖有不存焉者寡矣；其爲人也多欲，雖有存焉者寡矣。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，蓋寡焉以至於無。」（《養心亭記》）

欲爲天所賦與，自亦不能強制壓抑，否則，鬱鬱寡歡而形成情緒

病 (emotional induced illness)；情緒病除心理醫師外，無藥物治療。周子受釋、老影響，因主無欲。若荀子、戴震生於後，必力言關之也。

張橫渠先生，主二元性論。曰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；天地之性善，氣質之性惡。其言曰：

「形而有氣質之性，善反之，則天地之性存焉。」（《正蒙：誠明篇》）

如上所云，氣質之性可移，故曰「善反之。」此亦令人鼓舞之事也。

張子論心，則曰：

「心統性情者也。」（《性理拾遺》）

「心統性情」，較諸荀子「心者形之君也。」（《荀子：解蔽篇》）及「心也者，道之工宰也。」（《荀子：正名篇》）之涵義為狹。是否有所糾葛，未便臆測。

程明道先生，主生之謂性之「生」與告子同。故曰：

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天地絪縕，萬物化淳，生之謂性。」（《明道語錄》）

「生之謂性，性即氣，氣即性，生之謂也。」（《明道語錄》）

明道謂性，若為外物所累，久之天良受其蒙蔽，故欲學者求已放

之心。其言曰：

「聖人千言萬語，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身來，自能尋向上去，下學而上達也。」（《宋元學案：明道學案一語錄》）

古人言性，或性與心並說，或性與情並說。孟子除言性情外，兼論才質，降至伊川先生，則稍不同。曰：

「性出於天，才出於氣。氣清則才清，氣濁則才濁，譬如木，曲直性也，以作棟樑，以作榱桷，才也。才有善有不善，性則無不善。」（《二程遺書》卷十九）

孟子謂「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」不才爲不善，而伊川卻以才有善有不善，故門人疑而問焉。伊川辯之曰：

「上智下愚便是才。以堯爲君而有象，以瞽叟爲父有舜亦是才。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，蓋公都子問性善，孟子且答他正意，不暇一一辨之。」（《二程遺書》卷十九）

伊川謂才稟於氣，氣有清濁，故才有善有不善，亦固其所。伊川謂性即理，心即性，此心與天地無異，曰：

「一人之心，即天地之心。」（《遺書》卷二上）

「我心乃與天地同體，然可自見小歟？」

曰：

「此心既與天無異，不可小了。」（《遺書》卷二上）

心之功能，則曰：

「主於身爲心。」（《遺書》卷十八）

如何養性？曰：正其心也。故曰：

「凡學之道，正其心，盡其性而已。君子之學，必先明諸心，……盡其心，則知性矣；知其性，反而誠之，聖人也。」（《顏子所好何學篇》）

伊川棄世二十三年後，南宋出了一位道學大家——朱熹。其於心理說，則論及心理現象及心理作用，儒家言心較完備者除荀子外，晦翁得稱謂其中皎皎者，蓋以其集諸家之學而成朱學系也。

心生於身，性又如何？曰：

「性者心之理」，此學伊川之言也。言性，則亦分性爲二：「天地之性與氣之性。」是也。

象山先生與晦翁，爲針鋒相對之學敵。研討問題，爭得面紅耳赤；研討之後，友誼如初。晦翁主白鹿洞書院，邀請象山講學，題爲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，聽者動容，甚至有流涕者，朱子銘感，勒石院門前，警惕諸生。